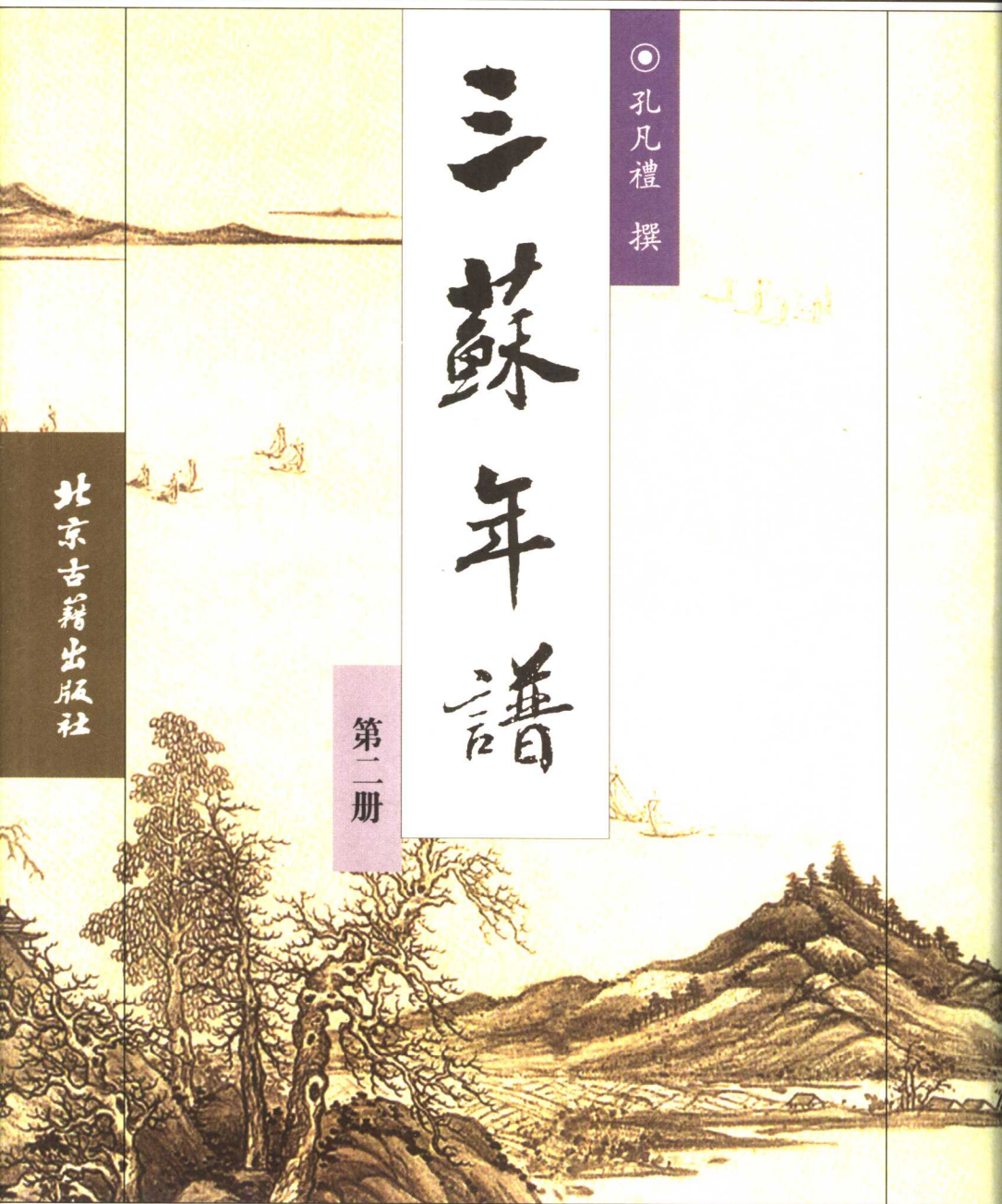


◎ 孔凡禮 撰

三蘇年譜

第二冊

北京古籍出版社



三蘇年譜總目錄

自序

凡例

引用書目

三蘇年譜

卷一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至仁宗天聖九年	一
卷二	明道元年至康定元年	三六
卷三	慶曆元年至八年	六〇
卷四	皇祐元年至五年	一〇二
卷五	至和元年至二年	一二三
卷六	嘉祐元年	一七〇
卷七	嘉祐二年	二二〇
卷八	嘉祐三年	二三八
卷九	嘉祐四年	二四八
卷十	嘉祐五年	二九三

卷十一	嘉祐六年	三一八
卷十二	嘉祐七年	三五四
卷十三	嘉祐八年	三七六
卷十四	英宗治平元年	四二一
卷十五	治平二年	四五三
卷十六	治平三年	四八〇
卷十七	治平四年	四九〇
卷十八	神宗熙寧元年	五一五
卷十九	熙寧二年	五二三
卷二十	熙寧三年	五五二
卷二十一	熙寧四年	五九二
卷二十二	熙寧五年	六三〇
卷二十三	熙寧六年	六八九
卷二十四	熙寧七年	七四六
卷二十五	熙寧八年	八一五
卷二十六	熙寧九年	八五七

卷二十七	熙寧十年	九〇五
卷二十八	元豐元年	九八三
卷二十九	元豐二年	一〇七八
卷三十	元豐三年	一一七二
卷三十一	元豐四年	一二四六
卷三十二	元豐五年	一三〇五
卷三十三	元豐六年	一三六九
卷三十四	元豐七年(上)	一四二九
卷三十五	元豐七年(下)	一四九五
卷三十六	元豐八年	一五六一
卷三十七	哲宗元祐元年(上)	一六五一
卷三十八	元祐元年(下)	一七一七
卷三十九	元祐二年(上)	一七九三
卷四十	元祐二年(下)	一八四六
卷四十一	元祐三年	一八九八
卷四十二	元祐四年	一九八〇

卷四十三	元祐五年	二〇七〇
卷四十四	元祐六年(上)	二一八九
卷四十五	元祐六年(下)	二二五九
卷四十六	元祐七年	二三四一
卷四十七	元祐八年(上)	二四二九
卷四十八	元祐八年(下)	二四九九
卷四十九	紹聖元年	二五四四
卷五十	紹聖二年	二六三三
卷五十一	紹聖三年	二六九〇
卷五十二	紹聖四年	二七一八
卷五十三	元符元年	二七九二
卷五十四	元符二年	二八一八
卷五十五	元符三年	二八四三
卷五十六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上)	二九三八
卷五十七	建中靖國元年(下)	三〇一四
卷五十八	崇寧元年至五年	三〇六八

卷五十九	大觀元年至四年	三二〇六
卷六十	政和元年至二年	三一三二
卷六十一	餘編	三一七九

三蘇年譜卷二十五

熙寧八年（一〇七五）乙卯 蘇軾四十歲 蘇轍三十七歲

正月，軾與喬敘、段繹唱和《除夕》韵。

《蘇軾詩集》卷十三《喬太博見和復次韵答之》：「愧煩賢使者，弭節整紛亂。」謂繹。「喬侯胡璉質，清廟嘗薦盥。」喬嘗官太常。以下有《二公再和亦再答之》。

十五日，軾賦《蝶戀花》，憶杭州上元之盛。

詞見《東坡樂府》卷下，蓋初到任作。

二十日，軾賦《江城子》，懷亡妻王弗。

詞見《東坡樂府》卷下；《外集》謂作於本月十二日。

轍使者自密州還，攜來軾新詩。次軾病中贈提刑段繹韵。

次韵見《樂城集》卷五。首云：「京東分東西，中劃齊魯半。兄來本相從，路絕人長歎。前朝使者

還，手把新詩玩。憐我久別離，卷帙爲舒散。誰言窮陋邦，得此唱酬伴。」

軾詩乃《蘇軾詩集》卷五《除夜病中贈段屯田》。轍詩實作於正月。

轍次軾雪後題北臺壁二首韻。

軾詩見《蘇軾詩集》卷十二。轍次韻乃《樂城集》卷五《次韻子瞻賦雪二首》；其一首云：「麥苗出土正纖纖，春早寒官令尚嚴。」其二中云：「乘春已覺矜餘力。」點春。

蘇軾與喬敘（禹功）共飲，敘作詩，軾答之。

軾詩見《蘇軾詩集》卷十三（六一七頁）。

詩言陶潛一縣令，猶將公田二頃五十畝種秫作酒，酒足飲，而我爲太守，「歲釀百石何以醉賓客」。未免牢騷。酒少，以新法減削公使錢，則牢騷乃由新法起。或以「歲釀」一句牢騷太甚，以下「請君莫笑銀杯小，爾來歲早東海窄」二句略作緩解，謂酒之少乃由於歲早。然終不能耐，欲辭官回鄉貸粟作酒，與敘暢飲。此雖一時之意，思緒平靜以後未必如此，然牢騷終未能全解。據此詩，知蘇軾初到任即與喬敘相得。

段繹罷提刑任，軾有送行詩。

《蘇軾詩集》卷十三《送段屯田分得于字》：「勸農使者古大夫，不惜春衫踐泥塗。」

段繹（釋之）作詩詠荆林館，蘇軾和之。

詩見《蘇軾詩集》卷十三（六一八頁）。

詩首四句：「南山有佳色，無人空自奇。清詩爲題品，草木變芬菲。」知荆林館約在州城之南，面對南山，南山景物一收眼底。此館當以待賓客，今已不得其詳。五、六句：「謝女得秀句，留待中郎歸。」據自注，繹有姪女在密；則詩中之「中郎」即謂繹也。末二句：「便當勤鞭策，僕倦馬亦飢。」知荆林館距州城尚有若干路程，而段繹與蘇軾來此乃爲公務，公務了却，即匆匆回城。

時段繹雖罷提刑任，然尚未離密州。

《蘇軾詩集》卷十四有《和孔郎中荆林馬上見寄》。此「荆林」當爲荆林館。知來往密州官員，常經此館，則此館實具有一定規模。

《蘇軾在密州》第四編《蘇軾在密州遺址遺迹考略》任日新《荆林館》：「地址失考。據清乾隆《諸城縣志》記：『宜在縣南境，所云「南山有佳色」也，長官往來必經乎？是其勝可知矣。』查諸城南有古道，自城至皇華店（古稱黃坂集），經柳樹店，過古長城關卡，越桃林，立達海。東至琅琊，西到海曲（日照），爲古代交通要道。城南有丁家花園，爲明丁氏的花園，有牡丹、芍藥等花，爲一邑之最。此地爲南北交道必爭之處，是否此處爲荆林館？但距城較近，恐非停留之所。皇華店、柳樹店距城三十至四十餘里，古道均穿村而過，是否此地設有官驛，無考。柳樹店古有寺，寺中有巨石玲瓏，清志曾有記述，且又地近古長城關卡之下，山上荆條遍野，所謂「荆林」者當在此處。但無記載，尚難斷定。今寺與古巨石無存，更難以確定。」

蘇軾出城送客，不及，乃步至溪上，賦二詩。

詩見《蘇軾詩集》卷十三（六一八頁）。

其一後四句：「父老借問我，使君安在哉。今年好雨雪，會見麥千堆。」父老口中之「使君」即謂太守。父老不知作者爲太守，作者亦未爲之表白。作者答詞，爲父老祝福，以是時尚天旱也。於是官民親切無間。作者是否以西蜀口音亮出身份，并不十分重要。

其二後四句：「倦游行老矣，舊隱賦歸哉。東望峨眉小，廬山翠作堆。」自注：「郡東廬山，絕類峨眉而小。」於是而有峨眉情結，思歸。

人遇困難，心境不順，則思父母、思鄉，乃常情。蘇軾在杭州，爲副職，今在密州，獨當一面，責任重大。蘇軾自入密州境至就州守任以後，深感密州問題嚴重。其一爲蝗災。蘇軾於《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中云及入密州境後，「見民以蒿蔓裹蝗蟲而瘞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餘里，捕殺之數，聞於官者幾三萬斛」。其未聞於官之數字當亦不小。古今斛斗之制不一，今定每斛五斗，每斗十五斤，則聞於官者實過二百萬斤，數字可謂驚人。災情如是嚴重，而吏皆言蝗不爲災，「蠲放絕少」（《蘇軾文集》卷五十一《與滕達道》第十簡）。

其二爲旱災。蘇軾《論河北京東盜賊狀》云京東連年旱，「今（年）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數千里，麥不入土」，「臣所領密州，自今年秋旱，種麥不得」（此狀上於熙寧七年十一月，見《蘇軾文集》卷二十

六。

其三爲盜賊猖獗。此與蝗、早有直接聯繫。蘇軾於本年三月，與石康伯（幼安）簡中已言及，見該月紀事。本年冬，與王淮奇（慶源）簡中云：「值歲飢，人豪剽劫無虛日，凡督捕奸凶五七十人，近始肅然。」歲飢」云云，爲此時事。見《蘇軾文集》卷五十九與慶源第二簡。

其四爲鹽稅沉重。密臨海，民煮海爲生，孤貧無業以販鹽爲生者不乏其人。蘇軾云，河北、京東兩路，祖額爲三十三萬二千餘貫，熙寧六年增至四十九萬九千餘貫，密州較祖額增二萬貫。小民販鹽，錢本不過一兩貫，納稅則利輕，偷稅則隨時有被告發之虞（告發者賞高）。一經告發，不免有牢獄之災，遑論一二貫錢本。小民欲爲農夫，又值凶歲，若不爲盜，惟有忍飢。此乃盜賊猖獗之又一重要原因。見《文集》卷二十六《論河北京東盜賊狀》。

此乃蘇軾所面臨之嚴重現實。

蘇軾自杭州來，杭州之物質生活，較密州高出甚多。以上「蘇軾與喬敘共飲」條，已言及酒少，即爲一例。蘇軾由於物質生活匱乏，引發牢騷。此亦爲蘇軾動思鄉之念之因。

章傳（傳道）游廬山，賦詩。軾次傳韵，簡傳，并請褚士言（公弼）、喬敘（禹功）、趙杲卿（明叔）同賦。賦《廬山五咏》。

詩皆見《蘇軾詩集》卷十三（六一九頁）。傳詩不傳，士言、敘、杲卿詩不見。

《式古堂書畫彙考·書》卷十《蘇雪堂次傳道遊廬山詩帖》：「軾謹次傳道先生遊廬山高韻（詩略）：閱訖，幸即付去人送公弼郎中、禹功太博、明叔教授，各乞一首。軾上。」

山東五蓮縣九仙山大石棚（按：原屬諸城）題名：「褚士言公弼，□中立子達，壬寅四月同遊。」壬寅當仁宗嘉祐七年（一〇六二）。

《蘇軾文集》卷六十二《密州請臯長老疏》首云「安化軍據霍郎中、陳郎中、褚郎中、宋駕部、傅虞部、喬太傅（按：應作『博』）及莒縣百姓侯方等狀」。密州乃安化軍節度，已見熙寧七年十二月三日紀事。知蘇軾與章傳簡中所云之「公弼郎中」即褚士言。士言爲密人，或雖非密人而實居於密。禹功乃喬敘，前已及。明叔名杲卿，見《文集》卷六十六《書劉庭式事》，時爲州學教授。

《廬山五詠·障日峯》云：「長安自不遠，蜀客苦思歸。莫教名障日，喚作小峨眉（自注：其狀類峨眉，但小爾）。」注文引李白《登鳳凰臺》：「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長安分明遠，而云「自不遠」，乃謂障日峯不足以障日，長安可見，而且蜀地似亦可見，於是動思鄉之念。此其一。其二，一望可知，長安乃謂汴京，汴京並不遠，障日峯更不足以障之；汴京雖不遠，但欲往其地却不可，於是更思鄉。着一「苦」字，謂思鄉之殷，思鄉之切。較之本年此前「蘇軾出城送客」條所引「倦游行老矣，舊隱賦歸哉」之句有所發展。汴京欲去而不能，抱負之充分施展，自成泡影，密州現實，汴京知之不多或不確，困難接踵來，心力交瘁。於是而形成之峨眉情結，實與政治緊密相聯。蘇軾此時不安於州守之任，「客」字道出內心之祕。

《蘇軾詩集》卷十三《次韻章傳道喜雨》末云：「試向諸生選何武。」知傳亦爲州學教授。同上卷《和頓教授見寄用除夜韻》：「慚愧章先生，十日坐空館。」亦可證。

《蘇軾在密州》第四編《蘇軾在密州遺址遺迹考略》任日新、韓崗《廬山》：「廬山，原名故山。……位於城區東南三十里，山呈東西走向，連綿近十里，主峰海拔三八二米。屬七千萬年前受燕山運動而形成的褶皺山地，由於自然的風化剝蝕，山上懸崖陡峭，怪石突兀，蒼松翠柏，鬱鬱葱葱。從城內遠眺，羣山相連，峰巒疊嶂，頗爲壯觀。」

任、韓之文云：「《水經注·澠水》云：『澠水又北合廬水，即久台水也。《地理志》曰：『水出琅琊縣故山，王莽之令丘也。山在東武縣故城東南，世謂之廬山也。』清乾隆《諸城縣志·山川考》載：『廬山，在縣東南三十里，爲縣主山，《漢·地理志》之故山也。山以廬敖得名。前阿有休糧洞，洞之左有聖燈巖，西嶺有石，名飲酒臺，皆敖遺迹矣。東南阿有安國寺。』蘇軾《超然臺記》中云：『其東側廬山，秦人廬敖之所從遁也。』」

任、韓之文云：「廬敖洞，即休糧洞，又稱廬山洞。秦博士廬敖爲避秦之暴政而隱遁此洞，山亦因此而得名。傳說廬敖晚年，於此洞中絕食修煉，後成仙飛升而去。石洞位於山南半坡上，係因地殼變動而形成的罅隙石洞，呈不規則形。洞南向，洞口上方的石壁上橫刻『廬山洞』三個大字，字徑五寸，爲宋代宣和年間趙周賓所書。洞進深五寸，寬四寸，高約二米。洞室的東北角有一處僅能容身的石罅可通山上。當年洞口有石門屏護，洞中置石桌，供奉廬敖石像，俗稱『廬山老祖』。洞前一片

平地，留有前人建築的房屋殘基。洞內石壁上刻有歷代游人題記，除陳行之、趙周賓、高大用等人的題名依稀可辨外，其餘皆模糊難識。據清道光《諸城縣續志·金石考》載：「宋至和元年陳行之等、宣和三年趙周賓題名摩崖刻，見存廬山洞壁。」清代諸城名士所撰的《東武詩存》中載《廬山洞宣和題名歌》序中云：「自左而右刻之，與坡公分書不同。」詩云：「一十九字燦可數，微瑕不使生圭璋。又其左旋字逆數，東坡石刻差相方。安能參考出崖略，若人爵里同章章。」據詩中所言分析，洞內原來似有東坡題記。」

任、韓之文云：「飲酒臺，位於廬山的主峰之上，是一塊因風化剝蝕而殘留的巨石。石呈方形，邊長近十米，頂面平坦，東、南兩壁高一米，西、北兩側爲懸崖，從山下眺望似一片平臺。相傳盧敖隱遁此山時常在此飲酒，故名飲酒臺。」

任、韓之文云：「聖燈巖，又名蠟燭臺，俚語稱拴馬橛子。在廬山的西南坡上，巨石拔地而起，高數米，頂端尖峭，狀似燈臺，故名『聖燈巖』。」

任、韓之文云：「三泉，位於廬山北坡的深谷中，泉水清冽滑甘，分爲三股，順流而下，成爲盧河源頭之一。」

任、韓之文云：「障日峰，即障日山，位於廬山東十餘里。主峰海拔四六一米，自成一山。蘇軾誤認爲是廬山的別峰，故曰障日峰。清乾隆《重修諸城縣志·山川考》記：「障日山。山在縣東四十里。《水經注》：「密水西源出奕山，亦曰障日山。」晏謨曰：「山上障日，故名也。」蘇軾《廬山五詠》直以

爲廬山之一峰矣，其實不相屬也。詩云「喚作小峨眉」，故後人亦呼峨嵋山。……障日山是諸城東部最高的山峰，方圓二十餘里，……與廬山東西并峙，山勢險峻。……山上奇石嶙峋，勝景遍布，有雪溪、石屋書院、醉石、遇泉、羅雁石、白雲洞、丹巖、筆峰、試劍石、蟾巖（俗稱蛤蟆嘴子）、樓（撰者按，疑應作「棲」）雲谷、雙龜崖、鶴巢、是門、迎真院等。還有金大定十二年建的古塔，大定二十九年建的障日山院。」

蘇軾作詩，謝郡人田賀二生獻花。

詩見《蘇軾詩集》卷十三（六二四頁）。自注謂所獻之花爲魏花，即牡丹花。

詩首云：「城裏田員外，城西賀秀才。不愁家四壁，自有錦千堆。」知密州人愛牡丹花勝於愛家。此似已形成風俗，其來已久。以下云：「珍重尤奇品，艱難最後開。」此已非一般愛花，如云愛花，實爲愛花之最高境界。以下云：「芳心困落日，薄艷戰輕雷。」即謂「艱難最後開」也。以下云：「老守仍多病，壯懷先已灰。殷勤此粲者，攀折爲誰哉。」老病無心賞此花，何爲而獻哉，欲却之。然實未却。末云：「玉腕揜紅袖，金樽瀉白醅。何當鑷霜鬢，強插滿頭回。」不僅未却，而且家人捋紅袖，出玉腕，殺雞煮酒，盛情延請田、賀二人，於是形成一歡樂場面，作者亦欲鑷去霜鬢，以花插滿頭。有此起伏，益覺親切。如實寫來，令人感動。讀此詩，知蘇軾與密州士人關係甚爲融洽。

蘇軾作《惜花》詩。

詩見《蘇軾詩集》卷十三。

詩首敘杭州賞花盛況。以下云：「城西古寺沒蒿萊，有僧閉門手自栽，千枝萬葉巧剪裁。就中一叢何所似，瑪瑙盤盛金鏤杯。」此詩詩末自注：「今年，諸家園圃花亦極盛，而龍興僧房一叢尤奇。」知此寺名龍興寺。此可以補地方史乘之所不及。密州養花風氣之盛如此，不知何時始衰歇。

此詩之前一詩《謝郡人田賀二生獻花》自注云及「昨日雷雨」，此詩有「夜來雨雹如李梅」之句，自注亦云「昨日雨雹」，時間緊次。此詩又有「而我食菜方清齋」之句，知其時大雨猶未下，旱情未解除。此詩及上詩，應次《次韻章傳道喜雨》之前。今據此改次二詩。

詩末：「紅殘綠暗吁可哀。」以遭雨雹之厄也。爲花惜，可見花之不凡。

滕元發（達道）欲辟轍入幕，軾有簡謝。轍有簡與兄軾。未成。

《蘇軾文集》卷五十一《與滕達道》第五簡：「舍弟仰玷辟書，荷恩至深。不唯得所託附以爲光寵，又兄弟久別，得少相近，私喜殊深，但未知可決得否？渠朝中更無人，可與問逐，明公憐之，少爲留意，當不難得也。」第二簡：「咫尺無緣一見，以盡所懷。昨日得舍弟書，王殿丞又恐却赴任，果爾，則辟命又未可知也。」辟命當指辟轍入幕之命。王殿丞未詳。轍之簡不見。入幕之事未成。

二月丁丑（十五日），向經知青州。經在任中，舉蘇軾，請召還爲侍從。

二月丁丑云云，據《長編》卷二百六十。

《詩案·供狀》：京東安撫使向京舉召還侍從。向經乃向京。經乃代元發者。元發於本月辛未（初九日）知齊州，旋改鄧州。見《長編》。旋丁憂。參本年閏四月二十一日紀事。

經乃敏中之孫，開封人。《宋史》卷二百八十二《向敏中傳》及之。《長興集》卷二十八有《向經墓誌銘》。三月，軾與表兄石康伯（幼安）簡，以流殍盜賊爲憂。

《佚文彙編》卷二與康伯第二簡：「凶歲之餘，流殍盜賊無虛日，凡百勞心。」三月作。

轍次韵韓宗弼太祝送游太山。軾有和。

詩見《樂城集》卷五。中云：「春深綠野初開繡，雲解青山半脫裘。」二、三月間作。軾有和。宗弼乃續之姪。見《長編》卷三百十一元豐四年三月乙未紀事。續參元祐元年三月癸酉紀事。

軾詩見《蘇軾詩集》卷十三。

大旱，代李肅之作《祈雨雪文》、《祈雨青詞》。

《樂城集》卷二十六有《齊州祈雨雪文二首》。前者云：「今茲歷時不雨，麥不得種。」後者云：「某攝守濟南，適丁旱災。自秋徂冬，迄此春暮。菽粟不登，麥不得種。」知此二文作於暮春。按：其時已無「雪」，此二文之題「祈雨雪文」之「雪」疑衍。

同上卷《齊州祈雨青辭》中云：「早氣充塞，五種失藝。」作於上二文同時。文末有「俾我守臣」語，亦代肅之作。